

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张 开 陈 琦

【摘 要】资本具有二重性(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构成的市场必然具有二重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难点在于深入理解市场二重性,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生产力属性,又驾驭其生产关系属性,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党和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是解决这一难点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具有两层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是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二是通过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来处理好政府与非公资本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 资本二重性 市场二重性 三主体范式 新型政商关系

【作者简介】张开,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

陈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F1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21)03-0080-10

早在2001年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就进行了深刻论述,他指出:“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融合起来……必须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①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聚焦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给出了一系列新论述。例如,2015年习近平同志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②再如,在2019年党的十九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卫·戈登与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之演变研究”(17CJL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第30、36页。

②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第9页。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专门谈到了2015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这次集体学习,可见其重要性。参见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

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既是习近平同志始终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努力回答“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对于我国构建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解释

基于对市场本身的不同理解，理论界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存在三种典型解释：一是“手段结合论”，即把市场仅仅当作中性的手段或方法，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进行结合；二是“生产关系结合论”，即把市场仅仅当作生产关系，认为市场经济对应着资本主义；三是“对立统一结合论”，即辩证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认为二者在对立统一中实现结合。

（一）“手段结合论”

“手段结合论”的核心，是将市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纯粹手段或方法，强调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认为市场与社会制度属性无关。^② 按照“手段结合论”的逻辑，不应该对市场经济本身进行姓“资”姓“社”的讨论，市场经济可以存在于多种社会形态中。例如，当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这种理解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从理论逻辑来讲，这种观点忽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关系，实际上是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视为“没有化学变化的物理机械拼装过程”，好像存在一种挣脱了各种社会制度约束的“市场经济一般”，这种中性的“市场经济一般”可以嫁接到多种社会形态中，也可以从多种社会形态中抽象出质地均匀、没有结构差别的“市场经济一般”。这种解释，是把“市场”理解成纯粹中性范畴。与这种“市场经济一般”有着密切联系的是，人们如何看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③ 如果把马克思此处的研究对象视作“商品经济一般”或“简单商品经济”，似乎能够为把“商品经济一般”嫁接到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但是，这种理解抹杀了不同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存在着的结构差别，可以视作商品经济萌芽的原始共同体之间的物物交换，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取得统治地位、普遍形式的商品交换，若从二者中抽象出“商品经济一般”，就会抹杀商品经济在前者中的“杂质或附属形式”和在后者中的“普遍或统治形式”具有的结构差别。进一步来讲，我们知道，商品具有二因素或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只要商品生产存在，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具有二重性，而不会降低成单一属性；那么，由种种具有二因素或二重性的商品构成的市场怎么会成为单一属性的存在或中性存在呢？

第二，从现实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我国经济中已出现的各种矛盾。例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我国基尼系数已经从1979年的0.281上升到2019年的0.465，高于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页。

② 参见周新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之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0期，第32~35页；顾钰民：《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贡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5期，第19~20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492页。

0.4 的国际警戒水平。^① 再如,以互联网行业为代表的“996”现象,已经体现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规模庞大的雇佣劳动已经形成,不仅广泛存在于非公经济中,也是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一线员工的用工形式。显然,“手段结合论”的逻辑框架无法对现实经济中的各种问题给出彻底的、符合实际的理论说明。

(二)“生产关系结合论”

“生产关系结合论”的核心,在于将市场仅仅归为生产关系范畴,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一观点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观点,是在1990年前后围绕市场经济或市场化改革的讨论中出现的反对市场经济的观点。其本质是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市场化改革,认为只要推行市场经济,必然会否定公有制乃至取消社会主义。这类观点,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这类观点的陈旧。

另一类观点,是信奉并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实践,认为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经济才有活力和效率。其目的是通过私有化,来改造或否定社会主义,接轨资本主义。在经济学理论学科建设中,此类观点的持有者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并标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受政治束缚的“纯粹经济学”。对此类观点,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②

(三)“对立统一结合论”

“对立统一结合论”并不将市场经济视为与社会主义完全相容或完全不相容的一重物,而是既充分肯定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作用,也正视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即主张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认识到市场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性。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 and 实践命题。一方面,其诸多论述都表明他确认了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生产力属性,市场经济能够用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③ 另一方面,他指出:“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④ 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消极的东西”?实际上,两极分化就是“消极的东西”的集中体现。“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⑤“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⑥ 显而易见,如果市场是中性的或只具有单一属性,邓小平同志也就不会不断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⑦ 理论界关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生产力属性的论述更多,这种“理论侧重”在启动市场化改革之初是大有裨益的;但是,要想在更高水平上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亟须从理论上理解市场的全貌。

① 1979年的基尼系数参见徐映梅、张学新:《中国基尼系数警戒线的一个估计》,《统计研究》2011年第1期,第82页;2019年的基尼系数参见CEIC数据库:《中国基尼系数》, <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china/resident-income-distribution/gini-coefficient>, 2020年12月21日。

②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第9页。

③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37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

⑤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⑦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82

习近平同志从经济与政治的对立统一中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指出：“要使市场经济能够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能发生作用的事情，决不像摆积木那样放在一起或用外力将之硬性绑在一起那样简单。”^①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矛盾，二者的结合过程要求对市场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他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相容的，并不等于说二者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矛盾。同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一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彼此之间既有统一的地方，也有相矛盾的地方。”^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始终强调市场经济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制度，并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正是在科学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市场具有二重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统一。市场绝非中性或只具有单一属性，而是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性。

(四) 市场二重性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是由商品乃至各类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构成的，市场二重性来源于商品或资本所具有的二重性，商品或资本不会因为处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而丧失二重性。

理论界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二重性思想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有学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生产，又是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④ 还有学者认为，张闻天著名的“生产关系两重性”为理解资本二重性提供了思路，^⑤ 这实际上是将“资本二重性”限定在生产关系范畴之内。也有学者将“资本二重性”概括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认为资本既是一种物质要素，也是一种生产关系。^⑥ 这些理解存在两方面局限：第一，未与被马克思视作政治经济学“枢纽”的劳动二重性发生联系，这一“枢纽”未被贯彻到对资本二重性的解释中。第二，要么将资本二重性仅仅限制在生产关系领域，强调资本既是生产关系一般，又是生产关系特殊；要么尽管考虑到资本的物质属性和生产力属性，却将这种属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剥离开来。

我们认为，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资本二重性，应该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或二重性一样，必须建立在劳动二重性基础之上。资本只有在不断地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其职能，而这种运动则表现为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德文版《资本论》的中译本第1卷第5章谈及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其标题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⑦ 而

①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第30页。

②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第29页。

③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第9页。

④ 王峰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看围绕“塔克-伍德命题”的讨论》，《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第3~17页。

⑤ 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公有资本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⑥ 参见杨继瑞：《论资本经济实现形式的二重性》，《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第8~13页；杨圣明：《论资本的二重性问题》，《学术探索》2005年第4期，第19~26页；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22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229~230页。CNKI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述标题在法文版《资本论》的中译本中则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①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统一”。在这里，“资本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之间存在严格的逻辑关系——“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剩余价值”。^②

同样地，从“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统一”中可以看出，资本的运动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体现出资本具有的生产力属性；资本的运动也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体现出资本具有的生产关系属性，“资本二重性”必然是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的对立统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③这意味着资本的运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既具有生产力属性——生产出物质生存条件，又具有生产关系属性——生产出特殊的生产关系。

综合来讲，和商品具有二因素或二重性一样，资本也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性，因而由商品和资本构成的市场必然具有二重性。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一层含义

上文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三种解释进行了述评，我们认为，“手段结合论”和“生产关系结合论”都难以全面而系统地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作出解释，“对立统一结合论”则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更为合理的解释。而这种对立统一性，是由市场（资本）的二重性（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所决定的。市场（资本）二重性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面临困境：一方面，市场的生产力属性极大促进了社会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市场的生产关系属性意味着市场的自发发展会带来收入差距扩大等各种问题，最终可能侵蚀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要解决这一困境，决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而是既要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政府的作用在于协调好市场二重性，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生产力属性，又驾驭好市场的生产关系属性，这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言至关重要。因而，要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核心就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一层含义。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涵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关系为主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④我们认为，《资本论》蕴含着独特的“资本和劳动两主体范式”，是对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英国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有限的，它和斯密所讲的“守夜人”是接近的。但是，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若再用“资本和劳动两主体范式”进行理论概括，明显能力不足。例如，最近几年美国政府对我国发起了高科技封锁，而且主动挑起了中美贸易战。所以，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主线的“两主体范式”，应当拓展为“三主体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② 参见张开：《如何理解资本二重性——兼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9期，第27~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6~92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式”——政府（国家）、资本和劳动。^①这种“三主体范式”既可以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也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但是，要处理好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三主体范式”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三主体范式”之间的根本差别。

第一，从政府作用的前提看，我国政府作用发挥的前提，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②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而，党的领导确保了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能够驾驭市场的生产关系属性，更多发挥市场的生产力属性，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三主体范式”中政府作用的发挥要遵循资本逻辑，资本控制政府并使政府为资本服务；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是应对市场失灵，调节资本积累的各种矛盾。

第二，从政府的性质看，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履行各项公共职能。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③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国政府的公共职能不仅包括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还涵盖涉及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幸福的各个领域。例如，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我国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为全国人民免费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这些政策措施都具有相当程度的“逆市场化”色彩，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府无法理解也无法做到的，这充分体现我国“三主体范式”的特殊之处。

第三，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角度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程度，取决于所有制的具体结构，取决于哪种所有制占主导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和劳动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这就决定了我国资本和劳动之间并非对抗性关系，而是具有较强的合作性。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工会等组织为劳动者争取权益，但其私有制的基础已经决定了资本和劳动具有相当程度的对立性。

正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三主体范式”有其特殊性，才能够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这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④

（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具体表现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新型举国体制生动展现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具体表现。

① 参见张开、崔晓雪、顾梦佳：《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14页；张开：《三主体范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视野》2016年第5期，第15~18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5月28日。

③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0日。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长期发展规划对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概括来讲,中长期发展规划是经济与政治辩证统一的生动体现,既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生产力属性,同时又能够驾驭市场的生产关系属性。例如,我国已经编制并完成了13个五年规划,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正是因为市场具有二重性,其自发发展存在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可能性,所以必须坚持编制五年规划,使市场为政府制定的各项经济社会目标服务,使市场的发展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从而聚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新型举国体制也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生动体现。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对“十三五”规划的说明中明确提出:“已经部署的项目和新部署的项目要形成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为攀登战略制高点、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支撑。”^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③第一,新型举国体制充分体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仍然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强行设置的技术壁垒,而新型举国体制能够通过全社会的协作创造出“社会劳动生产力”,^④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例如,我国高铁技术之所以能够位居世界前列,离不开政府协调国有资本、社会资本投资于高铁产业,在较短时期内集中力量实现技术攻关。第二,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在论及新型举国体制时,习近平同志总是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意在调动市场积极性,使其充分参与到举国体制之中。在传统举国体制中,政府是唯一主体,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项目进行。而新型举国体制始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政府处于主导地位,但同时充分肯定市场力量的参与。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除了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了“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等项目之外,诸多民营企业,包括医疗物资厂商、日用品厂商等都参与到抗疫中来,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二层含义

上文论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一层含义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市场主要是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资本这三大资本形式构成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⑤在这三大资本形式中,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能够比较自然地实现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而非公资本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则天然地具有生产关系属性,与社会主义具有较多冲突性。因而,要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难点就在于驾驭好构成市场的三大资本形式中与社会主义具有较多冲突性的非公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二层含义,就在于处理好政府与非公资本之间的关系,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则为之提供了破题的“金钥匙”。

①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

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④ 谢富胜、潘忆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第156~158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

201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新型政商关系”，认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亲”“清”两个字，并进一步解释说：“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①实际上，新型政商关系给如何处理好党和政府与非公资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值得强调的是，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是马克思《资本论》没有涉及的新事物，而非公资本非常接近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范畴。我们在上文已经论证了劳动二重性基础上的资本二重性，非公资本也具有二重性。而正是由于非公资本二重性（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的存在，才谈得上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以及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健康发展。^②

既然非公资本具有生产关系属性，应如何驾驭其生产关系属性，实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呢？实际上，社会主义基本条件下的政府与非公资本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资本”是“普照的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都要遵循资本的逻辑，金钱关系成为统治一切的畸形的社会关系。^③因此，资本绑架国家或政府，利用政府权力追逐更大利润。美国长期存在的“院外集团”“罗比议员”，就是利益集团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政策游说”和“权力围猎”的重要载体。^④但在社会主义中国，党的领导始终是非公经济（非公资本）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例如，“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⑤“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⑥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政府与非公资本关系同资本主义政府与私人资本关系的本质差别，也是确保我国政府能够驾驭非公资本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新型政商关系的具体作用

新型政商关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处理好实体经济（制造业）和虚拟经济（金融业）之间关系的必要前提。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⑦12月16—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⑧党中央在短短的几天内两次提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充分表明当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工作的紧迫性。实际上，防止

①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6年3月4日）》，《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② 参见张开：《如何理解资本二重性——兼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9期，第31~35页。

③ 参见王东：《中国道路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资本论〉中蕴涵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44~51页。值得一提的是，《资本论》是专门研究“资本一般”的，其前提是抽象掉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同时也抽象掉了国家，怎么可能从《资本论》中直接得出“三元结构”呢？在笔者看来，至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采取的是典型的“资本和劳动两主体范式”。

④ 祝捷：《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根除“权力围猎”现象》，《人民论坛》2017年第9期，第54页。

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

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

⑦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二〇二一年经济工作 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2日。

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资本无序扩张的实质就在于防止“非公资本”的无序扩张。马克思深刻阐明了单个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导致整个社会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①因此,非公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自行扩张的无序性,表现为在利润导向下不断脱离实体经济生产领域;而金融作为吸收剩余的新领域,具有周转快、利润高等特点,造成了资本“脱实向虚”、资本在金融领域“空转”等现象。^②我国当前出现的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无序扩张现象,深刻反映出非公资本的逐利本性,也反映出非公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③只有在新型政商关系下,才能实现政府引导非公资本“脱虚向实”,才能对非公资本无序扩张进行有效调控、有效监管。

第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反对非公资本各种形式垄断的必要前提。马克思阐述了资本的自行发展必然产生资本集中的趋势:“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④列宁以大量的统计材料,具体说明了垄断的性质和特征,并指出:“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⑤垄断能够允许资本以垄断价格取得垄断利润,从而适应资本不断攫取更多利润的本性,而非公资本的不断扩张已经表现出垄断趋势,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新兴企业形式,其垄断行为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垄断的新特征。实际上,平台经济凭借其自身强大的数据收集能力,已经成为新兴的垄断领域。2020年12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三家互联网平台企业(阿里巴巴、阅文、丰巢)进行反垄断处罚,^⑥体现出党和政府对非公资本垄断问题的清醒把握。只有在新型政商关系下,政府才能对来自非公资本的垄断,特别是各种非公资本掌控的平台经济,进行调节、进行管理,才能坚决抵制凭借各种形式的垄断来攫取垄断利润的行为。

四、结论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凝聚着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自创始以来,不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由商品和资本构成的市场并非中性,而是具有二重性,即具有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本二重性”思想,这是理解市场二重性的关键所在。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结合,难点就在于充分发挥市场的生产力属性、驾驭其生产关系属性。

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意识到市场绝不能成为经济运行的唯一主体,政府必须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发挥作用,以充分发挥市场的生产力属性、驾驭其生产关系属性。据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具有两层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一层政治经济学含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府(国家)、资本和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35~257页。

② 参见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第38~43页;陈波:《资本循环、“积累悖论”与经济金融化》,《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41~47页;韩田:《全球资本金融化的演化及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5期,第142~146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22页。

⑤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⑥ 《阿里、阅文、丰巢被罚,互联网反垄断强监管来了》, <http://it.people.com.cn/n1/2020/1222/c1009-31974450.html>, 2020年12月23日。

动”的“三主体范式”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三主体范式”，这是我们国家党和政府能够有效驾驭市场的生产关系属性的根本所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原则和落脚点。另一方面，处理好政府与非公资本的关系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二层政治经济学含义。非公资本是市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资本）中与社会主义最具有冲突性的资本类型，其生产关系属性必须得到有效驾驭和控制，而新型政商关系则是处理好政府与非公资本关系的“金钥匙”。

（责任编辑：任朝旺）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of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Zhang Kai Chen Qi

Abstract: Capital has duality, namely the attributes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attributes of productive relations, resulting in the duality of Chinese market, which is formed by state-owned capital, collective capital and private capital. The difficulty of combining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lies i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uality of the market, which requires both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ttributes of productivity and controlling the attribute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make the market serve the purpose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 effective function of the roles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o solve this difficulty.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of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One is to handle we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by better combining successful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The other is to deal properly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capital by building the new close and cl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Keywords: socialism; the duality of capital; the duality of market; tri-subjects paradigm;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